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一一七回 雲天彪進攻蓼兒窪 宋公明襲取泰安府

話說雲天彪分兵兩路殺入賊營，慧娘又教軍士各山頭堆積柴草舉火，照得那座二龍山通天徹地，如同白晝，眾英雄奮勇殺賊。宋江等見那奔雷車已破，魂飛魄散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棄寨而走。天彪驅兵掩殺，追趕二□餘里。宋江虧得徐寧來救，都逃入野雲坡營裡去。天彪依慧娘之言，就白沙塢扎住營寨，殺死賊兵無數，大獲全勝。比及天明，慧娘同孔厚、康捷領那一千兵，護著兵符印信，帶了一百多輛不損壞的奔雷車都到。天彪對慧娘道：「今賊兵雖敗，其眾尚有數萬，盡在野雲坡，探得還有奔雷車數百輛，須及早剿滅。」慧娘道：「二龍山下的奔雷車，除神雷打壞之外，還有未損壞的一百三□餘輛，媳婦同孔叔叔、康將軍都奪取了來，車上的賊兵盡行殺光，已教軍士驅駕來也。公公可挑選精兵，先看熟了方法，待他那新的做好，一發取來破賊。」天彪道：「前日奔雷車在山下，係埋輪繫馬，安插不動，所以用飛天神雷，可以取勝。如今這廝陸地上掩殺過來，係是行動的，我想飛天神雷未必濟事，你說另有巧法，當用何計？」慧娘道：「公會放心，越是陸地上越好破。只愁他乖覺，不掩殺過來。若來時，有一輛取他一輛，有兩輛取他一雙。不但那飛天神雷此番用不著，這廝經這一跌，那西洋樓必然改造了。媳婦卻另有一法，教那廝沒處捉摸，名曰陷地鬼戶。此法比飛天神雷更為省力，奔雷車四五百輛，只消做一千扇鬼戶，足以擒他。如今營中工匠二千餘人，若材料足備，不過一日便可完備。」當將圖樣呈上。

原來陷地鬼戶，但用粗木製造，如門戶一般，闊二尺，長八尺，枋厚四寸，下面還有擎天柱、推山輪、千斤索等機括，上面可以安營跑馬，下面可藏伏精兵，最利沙土地面。號炮響亮，拽動千斤索，輪轉柱倒，數□里之地一齊都陷成深坑。總而言之，飛天神雷者飛炮之變法也，陷地鬼戶者陷坑之變法也，就是那鋼輪火櫃亦是地雷變法。慧娘技巧過人，能化常法為神奇，往往如此。慧娘又對天彪道：「用了此法，賊兵見我千軍萬馬在上面任意行走無礙，必不想到是陷坑；見此地沙鬆水多，再不疑是地雷。公公可請眾位將軍如此如此，再教丈夫帶一彪軍去那土山後面，虛設旌旗，多置煙火，那廝必猜是那壁廂算計他。待他掩到此地，媳婦卻去土山上放起號炮，一齊動手，破敵必矣。」天彪聽了大喜，一面差人到清真營，傳諭傅玉、風會、李成，領兵截住天長嶺，休教萊蕪賊兵出來接應；一面採辦木料，製造陷地鬼戶，如法藏埋；一面教雲龍去上山背後埋伏，並吩咐眾人都依慧娘如此如此。天彪號令機密，那有半點透風。

雲龍私問慧娘道：「娘子遣兵調將，為何置我於無用之地？」慧娘道：「怎地是無用之地？」雲龍道：「你教我去山後擺樣，不是置我於無用之地。」慧娘笑道：「我愛惜你，特留此安耽差使與你，你顛倒不識好人。」雲龍不悅道：「我隨爹爹出師多次，不曾落後，你卻小覷我，那個要你愛惜！」慧娘大笑道：「官人兀是認了真哩！這是最緊要差使，你只聽我的炮響，奔雷車陷住了，全仗你引兵殺出來奮勇擒捉，是第一有功勞的勾當，怎說是擺樣？」雲龍方省悟，欣然道：「不道娘子如此深心，須要精細著，號炮休誤了。」慧娘笑道：「待得你吩咐哩！」當時都去分投幹事。慧娘身騎青獅，手秉如意，領二□多名軍士，並侍女們去那土山頂上，支幾間帳房住了。天彪安排已畢，只等賊兵來攻，不題。

卻說宋江被官兵殺敗，退入野雲坡，計點軍馬，傷了七千餘人，五百餘輛奔雷車盡皆失陷。宋江道：「叵耐劉慧娘這賤人，奔雷車竟被他所破，此仇豈可不報，卻如何勝他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不料這廝從蓋門內打入炮子來，以致失利。這劉慧娘果然利害，竟亦有如此勾股精算。如今將西洋樓都改造尖頂，自然不怕他。」宋江依言。

忽報官軍都在白沙塢下寨，江問吳用道：「這廝敢是又要用地雷？」吳用道：「非也。那白沙塢沙土地面，掘下去都是水，地雷如何埋得！待小生同仁兄親去一看。」宋江遂與吳用帶了數□騎出營登高觀看，只見官兵一字安營，並不設立壕塹?壁。吳用沉吟道：「這廝莫不是用陷坑誘我？但既是陷坑，他卻為何自己已有軍馬來往行走？」再遠望那土山邊，只見樹林內隱隱有旌旗煙火，吳用笑道：「是了。」遂歸營對宋江道：「這廝不從營內使計，必是誘我奔雷車追過土山，那面不知又用什麼生活，我等體追他到彼。仁兄只顧選將去挑戰，卻將奔雷車悄悄從下坂坡抄出他背後掩殺，面前再設伏兵接應，天彪可擒也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真神算也。」遂令魯智深、武松去官兵營前挑戰。天彪堅守不發一將迎敵。一連三日，宋江三百輛奔雷車西洋樓已改造好就令秦明、徐寧、王良、火萬城統領了。當夜飽吃戰飯，二更時分，人皆銜枚，馬皆解鈴，從下坂坡魚貫而進。宋江同穆洪、李俊、史進、陳達一萬二千人馬，在官兵前面埋伏。

卻說劉慧娘在土山頂上，晝夜提心探望。那夜愁雲慘淡，星斗無光，怎當得他那雙慧眼，看得清清白白。當時遠望見那奔雷車從下坂坡一條線悄悄度過來，慧娘笑道：「笨賊，自道刁哩！你恐中計，卻從背後掩我，豈知我這陷地鬼戶，由你進那一門，俱可擒你。」慧娘恐天彪不知，忙遣小校飛報大營。那知天彪見賊將連日挑戰，早料道有詐，多差伏路兵查探。當夜伏路來報下坂坡有賊兵行動，天彪早已準備。秦明等領了奔雷車掩到官兵寨後，見官兵寂然無聲，遂擂鼓吶喊，大驅奔雷車殺入營來。天彪領眾將棄甲拋戈而走。賊兵以為得計，隨後掩殺，直入官軍營內，已進了鬼戶界限。只聽得土山上一個號炮，飛入九天雲裡，埋伏壯士發聲喊，拽動推山輪。那賊兵只叫得苦，不知高低，三百輛奔雷車都平地陷了下去，車輪馬腳都穿入地內，休想拔得出。後隊看見連忙收韁，便使立得定腳，爭奈車下的地無故自陷，急放?板不及。還有那不曾踏著鬼戶的，只道無事，那知都吃地穴內的壯士鑽出來，用利矛亂搗馬腹，一馬倒地，全車動不得。雲龍已領那彪軍，搖旗奮勇殺來，鼓聲震天，賊兵亂竄。秦明、徐寧等一齊大驚，正不知官兵多少。雲龍混殺一陣，秦明等落荒而走。奔雷車上賊兵走投無路，齊聲願降。雲龍都教綁了，將奔雷車提出鬼戶，都駕到平地上。

卻說宋江望見官兵營內軍聲大亂，不知頭路，只道是秦明等得勝，正驅兵前進。忽見連珠炮響，左邊登萊二州兵馬殺來，右邊沂州、景陽鎮兵馬殺來，天彪領青州兵從中路殺來，三面夾攻。宋江首尾不能相顧，大敗而走，踉蹌逃入野雲坡。正擬悉力守寨，只見官軍豁地分開，陣後喊聲動地，四面八方，火光照天，雲龍放出那三百輛奔雷車，遮天蓋地殺來。宋江不知頭路，還要探望，官兵已駕奔雷車直逼營前。宋江大驚，忙令眾將丟了營寨便走。官軍勢如潮湧，殺死賊兵不計其數，直追到天長山，道路崎嶇，奔雷車難進，官兵方才收住。

天色將明，宋江收聚殘兵，略定喘息，對吳用道：「不料奔雷車盡被那廝奪去，秦明等無一人回來，不知存亡何如。」吳用道：「且進了萊蕪城，再相機宜。」說不了，只聽得天長山裡號炮響亮，鼓角大震，一彪官軍殺出，大叫：「逆賊休走，馬陞、清真眾位老爺都在此！」宋江幾乎落馬。眾頭領舍死忘生，衝圍突陣，且戰且走。傅玉在陣雲影裡，望見宋江，撇了史進，驟馬追去，一飛錘對宋江後腦打去。可惜高了些兒，將宋江頭上金盔打落塵埃。李俊、史進雙馬敵住傅玉。那風會也隨後掩到，陳達不識高低，前來迎敵，鬥不三合，風會刀起，斬陳達於馬下。官兵痛殺一陣，大獲全勝。李成接應傅玉、風會，一齊上山，依舊堵住了萊蕪。

宋江等進不得萊蕪，只得領敗兵向梁山逃去。一路馬不停蹄，走到秦封山下，追兵已遠，宋江方才心安。只見秦明、徐寧、王良、火萬城領數□殘騎奔來，見了宋江，訴說奔雷車平地自陷，宋江、吳用、白瓦爾罕一齊大駭。宋江且教安鍋造飯，飯熟未食，只聽秦封山後又是一個號炮，山內旌旗飛出，乃是猿臂寨、青雲山旗號，陳希真一馬當先，左有樂廷玉，右有樂廷芳，大叫：「休放走宋江！」宋江膽落魂飛，棄食逃走。秦明、徐寧、王良、火萬城捨命敵住希真，苦鬥了數合，只得逃走。李俊、史進緊緊保護了宋江。那希真領兵追上，宋江、吳用、白瓦爾罕由小路逃脫了性命，兵馬已被希真殺完。宋江等會著了眾頭領，敗兵不滿三百騎，狼狽遁逃。希真已收兵回景陽鎮去了，宋江道：「不知兗州盧員外兵馬又是如何了。」說未了，只見前面一彪人馬飛來。宋江等大驚，正想再逃，只見來將乃是段景住，領著八千人馬前來，宋江喜出望外。段景住道：「盧頭領寨內，已被劉廣衝突幾次，□

分難守。又知大軍敗衄，特遣小弟前來接應，一同回歸山寨。」宋江長歎一聲，就在段景住軍中吃了飯，一同會上盧俊義等，收兵回梁山去了。

且說天彪在野雲坡扎住大營，眾將紛紛獻功：風會差人呈上陳達首級，傅玉差人獻上宋江金盃，其餘眾將官、眾兵丁斬獲立功者無數。天彪請祝永清一同慰勞將士，記功錄簿。雲龍將奔雷車上投降的賊兵五千八百人，請天彪發落。天彪道：「此等慙不畏死之徒，留之何益，都斬決報來。」雲龍道：「爹爹常說為將不可誅降戮服，今賊兵已降，何故斬他？」天彪道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此輩勢窮無路，方才投降，與誠心歸服者不同。況這班賊，害我官軍無數，應得償命，休要赦他。」祝永清諫道：「舅父雖是正論，但此輩中難保無脅從者。此次若不赦了他，恐日後賊兵遇困，求生無路，必然死鬥矣。」天彪道：「吾奉天討逆，豈怕鼠賊拼命！只是賢甥的言語，亦是仰體上天好生之德。也罷，僥倖這廝們，吩咐每人割去耳朵一隻，發與有功的官兵為奴，再有罪犯，立即處死。」

正說間，報來道：「小娘子劉恭人回營，在轅門外候命。」天彪吩咐雲龍，將自己那柄御賜的翠尾紫羅傘蓋，迎慧娘由正門進營。雲龍領命。轅門外眾軍官見是主帥傘蓋，都肅伍伏道迎接。慧娘大驚，忙下坐騎，侍女上前接了如意，走上中軍帳，參拜天彪道：「公公如此恩賜，折殺媳婦也。」天彪教雲龍扶起賜坐道：「全仗吾兒妙計，大伸國威，為舅焉得不喜。那時天子賜我這『尾紫羅蓋』時，曾面奉聖諭道：軍中有建奇功，大振軍威者，即以此蓋賜之。我賞不私親，如今正合賜你，休得推辭。我奏聞天子，拜你為軍師，總督全軍事務。」慧娘拜謝領命。天彪傳令大開慶功筵席，三軍休養三日，班師。慧娘稟道：「今日乘勝，正要去擒賊，公公何故班師？」天彪道：「你怎不明白兵勢，此刻宋賊雖大敗而回，梁山根本未動，我不過數萬之眾，如何平定得。況官兵久暴於外，費用浩大，今清真之圍已解，得勝不回，是畫蛇添足矣。」慧娘道：「公公雖是高見，但白瓦爾罕不除，終是後患。媳婦亦深愛此人的技巧，欲生擒了來應用，望公公依媳婦進兵。」天彪道：「他已歸巢穴，深藏不出，你怎去擒他？」慧娘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用計，管擒此人到手。前日媳婦問水軍，正是為此。」天彪聽罷大喜道：「吾兒真有鬼神不測之機，得你為軍師，我何憂哉。」便傳令傅玉、風會、李成仍舊扼住萊蕪，這裡請景陽鎮兵馬一同進剿。祝氏弟兄欣然領諾。次日一齊拔寨，大刀闊斧殺奔梁山泊來。

卻說宋江敗回梁山，眾頭領都來問安。宋江道：「勝敗軍家常事，不足計較，只可惜傷我楊志、陳達、呂方、孔明四位兄弟，吾當整頓軍馬，誓報此讎。」不日伏路軍報上山道：「官兵大隊殺來，隔水泊下寨，將奪去奔雷車分作兩翼，遣人來挑戰。」吳用大怒道：「這廝直如此欺人！我已誤輸於他罷了，他還不知足。不是誇口，我這座梁山，金城湯池，待要吞滅我，休要妄想！」眾頭領人人忿忿，都願死戰。宋江道：「他用我的奔雷車，怎生故得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這個不難，可多差細作去彼軍打聽，怎樣陷地之法，即用他法兒擋他。我勸哥哥將水軍船隻盡拘在南岸，待小弟造幾只沉螺舟，從水底下延過彼岸，出其不意，劫他營寨，此軍可破也。」宋江、吳用問道：「沉螺舟怎樣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此舟形如蚌殼，能伏行水底。大者裡面容得千百人，重洋大海都可渡得，日行萬里，不畏風浪。人在舟內，裡面藏下燈火，備足乾糧，可居數月。進出之處，用瀝青封口，水不能入。今在內河，只須照樣做小的，藏得百□人足矣。」宋江道：「恐牽延時日，彼軍得利奈何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不過月餘，便可完備。」吳用道：「且一面與他廝殺，相機決勝，一面請自軍師造舟。若用此舟時，一半渡過北岸劫寨，一半由夾河抄出官軍背後，絕其歸路，使他不知我兵從何而來，必然大亂，可報敗兵之仇也。」宋江大喜，便教白瓦爾罕畫出圖本製造。白瓦爾罕道：「此舟不能畫圖，須小弟自去監督指點。」宋江便教水軍頭領張橫、張順、李俊、童威、童猛、阮氏三雄，齊去金沙灘下寨，就岸邊搭起作場，選備作料，請自軍師製造；一面發細作去打聽慧娘陷地之法，與吳用商議破敵。

卻說天彪立營北岸三日，因天降大雨，彼此不能交兵。當夜晴霽，慧娘上飛樓觀望對岸水寨，但見一簇燈火明亮，遠遠聞斧斤鋸鑿之聲。慧娘下了飛樓，稟天彪道：「白瓦爾罕必在對岸，不知又做什麼器械哩。請公公發令，媳婦明日此刻光景，必擒此人到手也。」天彪甚喜，准了。次日，慧娘便教劉麟、歐陽壽通授了密計，帶領一千名水軍，都付了捍水寨，腰帶鐵弩，臨期如此行事。劉麟道：「我不認得白瓦爾罕，怎好？」慧娘道：「此人西洋裝束，容易辨識。」歐陽壽道：「我昨日追殺賊兵時曾見過，是個三□歲歲的鬼子，我識得這廝的鳥臉。」二人領計去了。慧娘又吩咐隨身侍女，將兩隻紅板箱開了，取出那獅獸架子，「須如此如此作用」；又將標竿算籌去測量了水泊的寬狹，水寨的遠近，備下粗麻繩一根，長短與水泊相等，一頭係了銅鈴，選壯士二□名領去，安排停當。

當日黃昏時分，各營掌火，那白瓦爾罕正與李俊等頭領講論，忽聽得水泊中央浪聲如雷，湧出兩個怪物來，似龍非龍，似虯非虯，在波心裡鬥成一處，身耀金翠，口噴火光，推得那白浪如山。岸邊把守的嘍囉見了大驚，正不知是何物，忙去報與李俊等眾頭領。眾頭領不信，齊出寨來看時，互相詫異。那時候天色朦朧，也辨不出真假。白瓦爾罕道：「不是什麼怪物，必是劉慧娘做靛虎，待我看了明白。」便跳上木排，腰內取出那管千里鏡，正待照看，不防水裡鑽出兩個人來，一個捉住了左腳，一個捉住了右腳，喝聲：「下來！」撲通一聲，把白瓦爾罕拖下水去。那兩個人便是劉麟、歐陽壽通。張順並三阮大驚，忙抽短刀，跳下水來。劉歐二人早已將白瓦爾罕按入水底，腰裡解下那根帶過水的繩頭，把白瓦爾罕攔腰掛定，盡力扯動北岸銅鈴，岸上二□名壯士，拽著巨索便走，不由分說，把白瓦爾罕著河底拖過北岸來，好似釣著個大團魚。劉歐二人隨著都回。那邊李俊、二童等忙招呼水軍二百人一齊下水，齊來搶奪。

此時暑月天氣，入水最便，眾人未曾赴到中流，北岸上一個號炮，水裡鑽出千餘官軍，吶喊一聲，鐵弩齊發。李俊、張順等見有備防，回身便走。水軍嘍囉已射死百餘人，中箭者無數，阮小二、阮小七、張順都帶了箭逃回。白瓦爾罕已被捉上北岸，解回大營去。這邊眾頭領看了對岸，只叫得苦，忙去報與宋江。宋江聽說失了白瓦爾罕，大驚，與吳用商議，要連夜大發兵渡過水泊，與官軍決一死戰。吳用再三諫道：「天彪既已得計，必有準備，攻殺必不見利。我想天彪知兵，無故人我重地，乃是專為白瓦爾罕，今已被他得利，不久必然退兵。乘他退時，以傾寨之兵追襲，必獲全勝。」宋江只得依言，懊恨不已。

卻說劉麟、歐陽壽通捉了白瓦爾罕，收齊水軍，一齊回營。慧娘大喜，教侍女收了巨獸，稟知天彪。天彪亦大喜，當時升帳，刀斧手將白瓦爾罕綁上帳來。天彪大喝道：「你這廝既是夷種，何故敢助盜賊，速速推出，凌遲處死！」白瓦爾罕魂不附體，刀斧手將他推出帳外，將要行刑。忽見火光裡一位佳人從外進來，連叫：「刀下留人！」刀斧手立定，那女子上帳稟道：「白瓦爾罕雖然該殺，念他是為權奸所逼，不得已為盜，望公公寬宥。」天彪道：「這廝用奔雷車傷害官兵無數，如何赦得？」慧娘道：「此人尚有一技可用，留下他將功贖罪。」天彪道：「既如此，喝教放回。」由瓦爾罕付道：「此人必定就是劉慧娘，難得他救我性命。」天彪喝道：「你罪本當處死，少夫人再三求情，饒你一命，你可降麼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小人蒙不殺之恩，怎敢不降。」天彪道：「既如此，著少夫人領了去。」

天彪退帳，慧娘把白瓦爾罕帶到自己帳裡，先令他拜見了雲龍，命手下人替他換下了濕衣服，賜酒食壓驚。白瓦爾罕磕頭拜謝道：「小人是該死的人，蒙夫人救了性命，但有用小人處，敢不效命。」慧娘道：「久慕先生乃喇啞呢喇之賢嗣，必知《輪機經》的來歷，務望指教，幸勿隱瞞。」白瓦爾罕道：「小人也佩服夫人巧奪天工，又感救命大恩，既遇知音，怎敢欺瞞。小人祖傳這部《輪機經》，乃西洋歐邏巴國陽瑪諾真傳，不立書冊，小人都是記熟在肚裡，情願錄出來，獻與夫人。但都是西洋番字，必須翻譯漢文，方可與夫人應用。」慧娘大喜道：「我久慕此經，不意今日得遇，望先生速與翻出，決不相負。我又聞得他國巧師亞爾幾默特，能製造火鏡，引太陽真火燒數□里之物，先生可曉得此法否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此法亦在《輪機經》內，總不外勾股而已。鏡光的凸凹遠近，另有玄妙，小人錄出，夫人一覽便知也。」慧娘聽了，喜不自勝，重賞內瓦爾罕，另立一帳，撥人去伏侍他，手下人都稱白教授，不呼其名。

慧娘得了白瓦爾罕，甚是得意，取酒與雲龍歡飲達旦。次日稟天彪道：「白瓦爾罕已擒得，可以班師也。」天彪道：「這個自

然，我定於今日退兵。」祝永清道：「吳用見我退兵，必來追襲，舅父須先發輜重，選猛將率領奔雷車斷後。」麗卿便道：「雲叔叔同眾位將軍只顧先行，賊兵敢來追時，姪女與玉郎斷後。」天彪道：「不須斷後，此刻宋賊恨我已甚，見我退兵，須防空群來追，賢姪女雖然驍勇，也恐抵當不易。我有一策在此：玉山弟兄可領貴鎮人馬，押了全軍輜重先退，不可去遠，只退二三□里，選那依山傍水險要所在，立下營寨等我；我卻於明日提本部兵都退六七□里，險要處下寨，等玉山；玉山卻於後日，拔營再退六七□里，立營等我。如此輪番更替，以守為退。賊如來追，動者應敵，靜者策應，動靜相因，奇正相倚，追兵雖強，吾何懼哉！」眾將聽了，都拜服道：「相公輜略，真不可及也。」

當日祝永清便提本部人馬，押了全軍輜重，先退二□餘里，在那衛家山紮下寨柵。那劉慧娘是斯文人，不能廝殺，也從了永清營內去。次日黎明，天彪嚴肅部伍，造飯飽餐，去水泊邊吶喊搖旗，巡哨一轉，用紅衣蕩寇大炮隔水泊打去，連發九炮，炮子都打入水寨裡去，方拔寨退兵，用奔雷車為後殿。到了衛家山，將奔雷車都交與祝永清。永清將輜重都交與天彪，慧娘帶了白瓦爾罕，又隨在天彪營裡。天彪離了衛家山，又行三□餘里，到了良濟集，相了地利，紮下營寨。祝永清仍在衛家山安營不動。次日，永清方拔寨退兵，仍將奔雷車為後殿，離衛家山，到了良濟集，又把奔雷車交與天彪，永清仍同慧娘押著輜重再退數□里安營。次日，天彪拔營又退，去替永清。話休絮繁，天彪、永清輪番更替，或二三□里，或三四□里不等，總揀險要有依傍之處安營，以防賊兵來追。

早有探子報入梁山寨裡。宋江便問吳用道：「他如此退兵，我們須怎樣法兒追他？」吳用沉吟道：「這卻是難事了。且點起人馬追去，再看機會。但人馬須在八萬以上，方可濟事。這裡仍派上將，領兵三萬，攻圍兗州，以便我們大軍飛渡。」宋江驚道：「軍師休要戲言，此次清真一役，除新泰、萊蕪二萬四千人馬外，本寨三萬人馬盡沒於外矣。現存人馬僅得□二萬，依軍師所言，寨內鎮守之兵，不是盡行掃空了？」吳用道：「兄長休要慌急，我此次進兵，名雖追雲天彪，其實別有所圖。兄長可暗調嘉祥、濮州兩路人馬，各四萬來守山寨，此事便好部署了。」宋江道：「嘉祥、濮州力薄了怎好？」吳用道：「我們南路自曹州失陷以來，目下尚屬平安，嘉祥、濮州暫調不妨。即使有事，嘉祥尚有五萬，濮州尚有四萬，盡可抵禦。至小弟所調別圖之事，中途再說。」宋江依言，便先差人傳令至嘉祥、濮州調兵。這裡逐日有探子來回報，末一報知天彪兵馬已退回青州，傳玉等亦由天長山返歸，祝永清等也領兵回沂州去了。吳用道：「且待嘉祥、濮州兩處人馬調來，再議進兵。」

次早忽報嘉祥單廷?、魏定國領兵四萬名到了，下午濮州劉唐、杜遷也領四萬兵馬到來。吳用便與宋江商議，數單廷?、魏定國仍回嘉祥，又派宣贊、郝思文同去，留劉唐、杜遷在山寨。這裡派秦明、戴宗、張橫、張順、馬麟、鄧飛去濮州，助林冲鎮守，並替回宋萬、曹正。那燕順、鄭天壽、王英傷痕未愈，留寨將息。宋江、吳用、公孫勝領劉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七、杜遷、宋萬、朱貴，點起八萬人馬。吳用道：「且慢，須添上等勇將幾員同往。」宋江便點魯智深、武松、呼延綽，並原來新泰頭領穆洪、李俊，萊蕪頭領史進、李忠，又新到頭領火萬城、王良，共□六位頭領，八萬人馬。不日部署停妥，宋江、吳用、公孫勝率領了起行，派李應、徐寧、張魁領三萬人馬，攻圍兗州。宋江便統大軍抹過兗州北境，向青州進發。不日到秦封山下，天色已晚，八萬軍馬，連營立寨。帳中吳用對宋江道：「雲天彪那廝已退，清真山守禦得法，斷難攻取。小弟前番來此，早探得此處泰安府城，新任總管叫做什麼寇見喜，本領凡庸，性情畏葸。小弟之意，將大兵就屯在此處，只須遣勇將數員，領兵一萬，前去襲取，必然到手。若得了泰安，兄長可就將這幾位兄弟、八萬人馬住紮於彼，聯絡新泰、萊蕪，東南西北可以乘間圖取，又可與本寨遙相呼應，從此成功立業，可計日而待矣。」宋江大喜，便請公孫勝領穆洪、史進、魯智深、武松、呼延綽、王良、火萬城，並一萬人馬，直趨泰安。

且說泰安府知府各紹和，便是上年在青州與雲天彪同事的。自天彪收降清真山之後，奉旨加文淵閣直學士銜，調任泰安。端的清正持身，嚴明治下，合境競頌神明。不料到任不上半載，忽總管寇見喜從景陽鎮調來。魯紹和一見寇見喜如此舉止行狀，便生憂慮，暗想道：「此地乃梁山強寇出沒之所，這等總管如何靠得住？」因此常常愁慮。那日梁山大隊攻清真時，魯紹和深恐賊兵來走冷著，便請寇見喜趕緊備禦。寇見喜一聽，便慌慌忙忙運了些灰瓶石子上城。及賊兵敗回，魯紹和力勸寇見喜邀擊，寇見喜只是不敢發兵，魯紹和歎氣而已。

這日忽報梁山大隊賊兵都屯秦封山東面，魯紹和大驚，急命駕至總管署見寇見喜。此時大小將弁，已都集總管衙門請令，魯紹和開言道：「請總管將軍速統大兵，扼住秦封山，使其不得轉來。秦封西面，谷口狹隘，一人守谷，千人不得飛渡。請總管速速定計。」寇見喜早已魂飛天外，目瞪口呆，半晌答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自然。……我……我明日出……出城押陣，……請……請……請都監將軍，去建……建頭功。」魯紹和道：「明日恐無及矣，總管今晚速去為妙。扼谷口乃是要緊之著，總管請勿遲疑。」寇見喜道：「……我……我就去。」魯紹和道：「請總管速發號令。」寇見喜對都監道：「快……快……快請都監點齊人馬，……本……本師就去。」都監領令，立時傳齊兵馬，都在總管衙門外伺候起行。

魯紹和辭別回署，仰天長歎道：「微臣魯紹和，明日見危授命矣。」一面傳令點齊民壯，並本標兵丁守城，一面叫衙內出來諭話道：「我明日碎身報國了。我世受皇恩，分所應爾。你卻不可隨我同死，你祖宗血脈攸關，快去尋個逃走的路罷。」衙內驚道：「父親何出此言？」魯紹和道：「你只依我，休多問。」又自歎道：「雲統制，我與你官船一別，不料從此永訣了。」說罷上馬便行。

且說寇見喜見兵馬已齊，怎好不去，且入內去訣別夫人，道：「夫人，我今夜就要昇天了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何出此言？」寇見喜道：「夫人，我的三□六路斧頭，當初原是有名望的，近來有了些年紀，恐濟不得事。更兼梁山賊兵，好生利害，如何敵得！我此去，包管你有頭而去，沒頭而歸。我也細細想過，活在這裡，做這官兒，倒也擔驚受嚇，不如咬了牙齒，颺的一來，忍了一時之痛，免了一世之愁，而且落個好名望，總算為國忘身；兒子好論個廕生官兒做做，又是一代衣食飯碗到手，豈非上算！」言畢，拍拍自己的頭頸道：「腦袋，腦袋，我同你打仗一場，明日分手了！」正在合家言別，哭的哭，愁的愁，只見都監飛報：「本府相公業已上城，請將軍出師。」寇見喜伸舌舌頭道：「險了，險了！」歪戴頭盔，斜披鐵甲，背了一把斧頭，別了夫人上馬，跟著大隊兵將，一齊殺到秦封山。公孫勝已領兵殺出西谷，天已微明。寇見喜望見賊兵火把齊明，鼓角震天，兀自心驚，只得硬著頭皮出陣，大叫：「泰安府總管寇大將軍在此，草寇快來納命！」賊軍隊裡早飛出一個莽和尚，一禪杖打來，都監慌忙迎住。寇見喜便躲在都監背後，捧著斧頭待劈，早吃王良、火萬城看見，一齊驟馬追來。只聽得寇見喜阿呀呀一聲，兩戟齊施，早已了賬。都監大驚，勒馬回陣。公孫勝已領大隊掩上，官兵失了主帥，無心戀戰，大敗而走，都監死於亂軍之中。

公孫勝領兵直逼城下，督眾悉力攻打。魯紹和督兵抵禦，槍炮矢石齊下，打壞賊兵無數。怎奈城內一無勇將，賊兵攻打不息，魯紹和足足與賊兵相持了一日一夜。次日辰刻，武松、李俊已領兵由雲梯上城，城上賊兵已滿。魯紹和料知事去，便向東京叩頭道：「微臣今日致命了。」抽佩刀自刎而亡。城門大開，賊兵一擁而入。公孫勝一面差人到營報捷，一面盤查倉庫，吩咐眾將：「這番休行殺戮。」使教李俊、史進速領四千鐵騎管住各城門，安撫百姓，便將闔城壯丁，盡編名冊，收為兵卒。那魯紹和的兒子逃出城外，奔上都省，朝廷哀榮恤蔭，後來也做得顯官。寇見喜的兒子也逃脫性命，受朝廷蔭錫。不必細表。

且說宋江、吳用聞公孫勝得了泰安城，大喜，便教劉唐、三阮領兵二萬，守住秦封山以備天彪，自己領大隊進城。公孫勝等迎接，宋江一一慰勞，便入城大開慶功筵宴。席間，宋江對吳用、公孫勝道：「深仗二位軍師，得此雄城，以是左制天彪，右擊希真，無往而不利矣。」吳用、公孫勝皆稱「兄長洪福」，眾人無不大喜，盡歡而散。吳用便請宋江傳令，教李應、徐寧、張魁將攻兗州的兵馬撤回梁山，所有梁山事務，並嘉祥、濮州兩處的策應，盡請盧俊義一人調度；命史進、李忠仍回萊蕪，就命二人撥萊蕪兵一萬鎮守天長山，以作萊蕪保障；命穆洪、李俊仍回新泰；命劉唐、三阮就將二萬人馬駐紮秦封山，保護泰安。宋江領吳用、公孫勝二位軍師，並魯智深、武松、呼延綽、杜遷、宋萬、朱貴、火萬城、王良八員頭領，統六萬人馬，坐鎮泰安府。又到山寨調施

恩、曹正同來協助，策應新萊，雄視山東。並知會梁山副都頭領盧俊義，一體招兵買馬，屯積糧草，以圖振興事業。計議已定，宋江喜不自勝，便問吳用道：「軍師請看此時攻擊何方為利？」吳用道：「且將基業立定了再議。」正說間，忽報：「雲天彪領大隊人馬來也。」正是才稱高枕臥，又遇叩門驚。有分教：秦封谷口，權充鐵壁銅牆；汶水流頭，翻作屍山血海。不知雲天彪如何部署而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